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子理學考略序

居敬窮理兼營並進之學惡乎始曰始自周文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居敬之學也望道未見非窮理而何繼之者爲周公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居敬之學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窮理而何孔子明陰陽消息之故盡性至命之原由不惑知天命以至耳順從心既已知行合一矣乃發易辭編而繫之以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居敬之功也又曰極深研幾則爲窮理之學矣其曰閑邪存誠此居敬之學也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則爲窮理之學矣論者謂曾子之一貫偏於行子貢

之一貫偏於知不知曾子之學由格致以及於誠正子貢之學由文章以造於性天所謂一貫者由知而貫於行由行而貫於知所以溝通其居敬窮理之事也合內外兼本末無二道也子思發明至誠之學居敬也曰明善曰學問思辨無非窮理也孟子言盡心知性窮理也曰存心養性居敬也至於知天事天其功盡矣七篇之中言察識擴充者其義尤夥然則居敬窮理固如太極之兩儀不容偏廢聖賢相傳之心法莫踰於此至宋程子始約言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出乃益大暢厥旨然而不體之於身不驗之於心不知其層累曲折之故則亦終於不

達而已矣文治少年有志程朱之學年十七讀陳清瀾先生學蔀通辨知陽明先生傳習錄之非十八歲以後讀朱子大全並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吳竹如先生評朱子集語愛其剖析之精然反而求之於朱子之書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偶稱述之不過爲口耳講貫之助未嘗得躬行實踐之方也中年服官荏苒無進德歲在癸亥忽忽年五十九矣講學於無錫國學專修館及門諸子編輯朱文公集校釋乃始閱寶應朱止泉先生有朱子聖學考略一書亟求之則聞其家僅存二帙刻本鈔本各一爰乞金壇馮夢花同年轉假刻本讀之然後知止泉先生眞得朱子之心

傳者也先生之言曰朱子三見延平先生夙從事於涵養致知初猶隔閡至己丑年四十乃始悟居敬窮理合一之旨至丙申年四十七學益大進其用功次第詳見於答張敬夫先生答河南諸公答胡廣仲林次仲諸書及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凡其經歷而自言之者舉可考而知也文治往者讀寶應王白田先生所纂朱子年譜歎其采擇精博於出處進退之際載之綦詳今讀聖學考略則又為朱子文字之編年考一邑一時而得兩大賢後世爲朱子學者舍二先生其誰與歸然竊非其信道之篤體驗之純又曷克臻此竊嘗謂有天地以來形上爲道形下爲器虛

與實而已吾人爲學有所偏主不流於虛寂之途則入於膠柱之域先儒謂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此乃紫陽自謙之辭後人誤會之專求朱學於章句文字之間而不知省察於操存踐履之際以是而接於事物則偏執而不通以是而求爲聖賢則拘虛而不能上達夫第以章句而已則大學明明德明命之注與夫中庸戒愼恐懼見隱顯微孟子盡心章舜居深山章之注其開示後學者爲何如哉然則專求朱學於實者固當以此書藥之而專求朱學於虛如陽明先生者又惡能有所藉口乎世道淪胥邪說暴行盈天下學者心粗氣浮不復知聖學爲何事然則

此書者豈獨爲傳道之南針抑亦救人心之嚆矢矣文治昕夕誦維愛不能釋而先生之裔孫芾丞憶劬者將付諸梓及門寶應劉君翰臣嘉興王君瑗仲均與讐校之役來問序於余會及門桐鄉吳君子馨在津門圖書館鈔得止泉先生宗朱要法一卷以示余宗朱要法者故聖學考略之首卷當時刊刻所遺余紬讀之析理毫芒原心秒忽精粹無與倫比蓋止泉先生數十年服膺朱子之功略見於斯然非初學所能驟及也爰屬其附刻於後以免躐等之弊異日者止泉先生之學行將大昌於世其皆芾丞憶劬表揚之功也夫甲子十一月冬至後學唐文治謹序

張序

聖學之或明或晦不能燦如日星常光昭於宇宙間者固由邪說橫行榛蕪塞路足以簧鼓天下而自命爲學道者亦不得辭其責焉葢其志無定向中心回惑未能洞悉夫聖學之大本大原內外精粗始終一貫而任其意見之偏以爲取舍不覺誤入歧途又其甚者逞其聰明才辨牽合附會以僞亂眞初意欲委曲調停令學者直趨於捷徑比及末流猖狂恣肆聖學綱維潰敗決裂伊誰之咎哉紫陽朱子繼周程正脈直接孔孟眞傳其爲學之功夫次第由下學而上達至詳且密與象山之直指人心靜中見所謂

光明洞徹以爲道在是者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而議者猶以朱子爲偏於道問學獨未考其中晚四十年沉潛體認未發已發天理人欲之交無一息不主敬以致其存養省察至老而義精仁熟知命達天夫豈溺於詞章訓詁之習狥外而遺內者哉然此猶知與陸學相背而馳私心竊議其南轅北轍爾迨至明之中葉程王諸人繼起深契象山心學宗旨巧爲立說顚倒誣妄以彌其矯強附合之迹如陽明所著晚年定論以早年爲晚年以壯年自悔者爲晚年方悔以屢經改正者爲不久謝世不及更定種種舛謬援儒入釋學者驚其才辨並不詳究朱子歷年進學變

更之亥第翁然宗之略有所見陵鑠今古蔑視聖賢蕩然於禮法之外此風沿至明末未已也余弱冠追隨先公宦遊南北趨庭之下祇承訓誨極嚴朱陸之辨謂偶一失檢必至流入異端惟陳清瀾學蔀通辨爲能抉其幽隱然尚多含容更須體究也荏苒數年先公卽世有懷疑未決者無從質證丁巳戊午間余監司河庫爲東軒高先生屬吏公事之餘虛衷請益先生邃精理學服膺朱子之教身體力行隨事切指幸得盡釋所疑勉自砥礪不至望洋而歎今已十餘年矣戊辰之歲奉　命來南協辦河務典型在望復得親承風旨先生出止泉朱先生聖學考略十卷授

余謂是後學津梁也吾子家學淵源體認最久與作者有同志焉校訂之責舍子其誰余謹受教盥手讀之不禁喟然歎曰惜乎哲人已往不及就正矣顧書存則道存何患湮沒不彰向來學者每苦朱子全集卷帙浩繁猝難得其要領又其中隨手編次早中晚年難於稽考是以姚江之徒得假借以行其私耳今是編也分年以核其實確不可移如自延平既歿而悔未得未發之旨與南軒反覆推究至四十而恍然爲一變後十數年涵養未發功夫屢造屢深學如不及爲進境至丙午丁未動靜合一胸羅天地庚戌之歲聖學已純復經十年涵養益粹精而幾於化爲大

成逐年分晰以朱子自礪勉人之語詳載分疏而即以象山所傳心法姚江指爲晚年定論者抉摘幽隱印證於其間其是非邪正覿如列眉瞭如指掌不特傳習錄道一編可廢即通辨一書亦可不再展卷矣至於禮樂刑政朱子一生忠君愛民之實心實事備載靡遺并疏其所以可法可傳之故葢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自集全書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深切著明者也爰請於先生付之梓人以公同學或者謂是書衛道之功誠偉矣第指斥前人太過子復揚其波而張其燄毋乃分門別戶啟後人以口舌辨論之端乎余曰否否學者之入道也如行路然惟當蹊徑叢雜舉

足不前乃多計較耳今示之以康莊大道自發軔以至百里千里如砥如矢有力者固踴躍奔趨懦弱者亦循途漸進又何必遲迴瞻顧執塗之人而嘵嘵置辨於旁蹊側徑之遠近曲折乎哉且余曷敢自負衛道之有功惟是仰承東軒先生諄諄提命私心竊慰可以自淑其身心或至老而有得庶幾不負先公嚴辨學術發聾振聵之苦心并藉是以廣道統之傳將舉天下皆躬行實踐之君子不徒沾沾於口耳誦習之間卽以此書卜聖學之有明無晦可也是則吾道之厚幸已夫乾隆歲次壬申三月儀封後學張師載敬題

高序

聖門傳心之學至宋儒而講明切究闡發無遺而諸儒之中尤以紫陽朱子爲詣乎微而臻其極學者苟從事於身心性命之間求其動靜交養體用兼賅而純乎至善無弊者固非是莫由已攷朱子生平其喫緊用力之處在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凡承學紫陽者類能言之顧全集浩繁而語類大全多出於門人記載未及詳爲詮次其於朱子平日用功之次第或由淺而入深或從疑而得信諄切往復立言垂教之深心往往隱而不發是葢未能照晰無疑而確然得其指歸之所在也實

應朱止泉先生生於朱子六百餘年之後誦習遺書其講求也切其踐履也醇蓋實體驗於躬行心得者數十年之久故語焉詳擇焉精豈與夫徒探索於章句文字間者可同日語哉先生著述甚富其編爲聖學考略既取朱子當日由少壯以迄耄期所爲深造自得者分年條敘而於延平既歿以後與南軒辯論中和未能有合至四十而恍然於未發之旨自此專用力於涵養由純而幾於化其間功候曲折尤反覆推尋參稽互證俾學者共曉然於敬靜合一知行並進之實驗迺若封章啟事有關於治術經濟者亦從載列蓋體既具則用自周所謂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肯於是乎見也嗚呼先生之功偉矣後之學者誠能由先生之緒言以上溯紫陽之微旨更由紫陽而遠稽孔孟之心法則夫昔人所爲傳道授業解惑者均惟是書有深賴焉開雕既竣爰識數語以爲之序乾隆歲次壬申五月後學高斌敬題

劉序

吾邑朱止泉先生宗朱子之學而得其心傳者也曩刻文集八卷余嘗妄爲之序比年來先生猶子寶旭復出先生所著朱子聖學考略十卷余反覆展誦益歎其精粹切要闢聖學之門庭振世人之聾聵其有功於朱子者更大蓋朱子之書卷帙浩繁讀者如涉大海中茫無畔岸要其進學大關鍵則在延平沒後與南軒講論至己丑而深悟未發之旨如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諸書昭然可考也先生潛心朱子數十年始得其要領因按年細攷自少至老其下手轉關積疑生悟屢造益深

之故無不參稽互證融會貫通俾學者讀之於朱子一生全體大用漸積以極於純粹盛大之域者瞭如指掌而數百年來淆亂於異說者亦燦然復明彼拘文牽義偏舉一二條嘵嘵於口舌爭辯者孰若此書之本末詳明首尾一貫開示後學於無窮哉余衰老杜門慨然奮興思任校讐之役顧以病未能也適東軒高公以名世大儒奉　命總督河道公事之餘訪求文獻一見是書深契於中用與西銘張公共爲參訂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將見朱子之學益彰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有階可升有門可入日積月累馴至於聖賢之途而不爲異說所惑則正學之興人才

之盛於是乎在豈曰小補之哉余既樂先生之書大顯於世而益欽二公之表微闡幽維持道脈於不墜也爰次始末附數語於簡編云乾隆歲次壬申夏六月同里後學劉師恕敬題

自序

朱子上繼孔孟周程之聖學自紹興以來至於今歷六百餘年如天地開朗日月昭明可謂盛矣中間正嘉數十年王學突興特宗象山以無善無惡直透心體立教至指朱子之學有洪水猛獸之禍自是以後二百餘年天下學者多宗其說間有宗朱子者又不得朱子聖學先後次序之精微但以習見習聞之說駁之不獨無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反使執吾之說以相訾謷幾成聚訟無有底止是以遷延至今學脈卒分兩途不歸於一良可歎已朱子答范伯崇云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

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答石子重云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玩此二條則讀朱子書者烏可不推究吾學之極致與夫先後論定之次序而徒嘵嘵於口舌爭辨哉夫大學之要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庸之要在於尊德性道問學此朱子所服膺終身而不倦者也議朱子者曰朱子格物析心

理爲二徇外遺內又曰朱子只是道問學宗朱子者曰朱子格致非析心理爲二非徇外又曰朱子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識朱子者曰朱子晚年方悔方指示本體同於陸學宗朱子者曰晚年不專指示本體不同陸學所引晚年者非晚年兩家分途各執一說無有定論久矣夫朱子之尊德性以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本道問學以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載之文集語類者原有早晚用功次第之可考宗朱子者於朱子洞見大本達道全體大用之所在未加深究極力發揮即其於朱子居敬窮理處亦著實用力但得其半而不得其全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

其發明朱子之學已失大頭腦矣至於朱子早年中年晚年用力處所以屢進益深之故所以疑而悟悔而勇革之說若有所深諱而不言反使朱子垂教學者一片眞精神眞門徑不大顯明於萬世而後之學朱子者往往不得其精神門徑而遵循之徒執異端之說以闢彼其無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猶其後者且恐學彼之學者其徒轉盛而學朱子之學者反落落晨星而無得力深造之儒出於其間豈不大可憂哉余少不敏學既壯方讀朱子全書求其用功次序而不可得後讀中和舊說序記論性答稿後二篇並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胡廣仲諸書其前後涵養未

發進學致知之次序皆顯然易見按年細考覺朱子當年虛心浩氣積累深造之微妙雖不能得而其居敬窮理不同於陸學者亦可判別矣蓋朱子仁義至善之性根於心者合下便是聖賢資質又有先生長者爲之師友又好六經孔孟周程張邵之書註述講貫孜孜不懈故其明德盡性之功入手便是聖人之學有源本有條目絕異於任心自大蔑視經籍之輩其居敬也自見延平便用力存心養性知仁義之根心者自天地來與萬物體統是一箇而不能不分於形器擾於念慮延平教以合心理氣之說當見用力處三十以前已有察識端倪涵養端倪工夫延平既

沒悔其未得未發之旨與南軒反復參究至四十而恍然又十數年而丙申庚子更加涵養形於答書是朱子自用涵養未發工夫屢進屢深學如不及之意自有如此境地至丙午丁未而動靜合一包羅含弘天地萬物之理歸宿於此至庚戌而聖學純後十年則涵養益純而幾於化矣其窮理也自延平教以聖經中求義理日用間做工夫早知天地萬物與我一理相貫一氣相通而分殊處尤不可混淆故其窮仁義之說至精至密是時尚未悟未發之旨留心文義訓釋而見理分明仁義充積格物大頭腦已極其正當極其開闊矣至四十悟未發之旨便了然於未發

時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又十數年而丙申庚子悔其稍涉訓釋是朱子自用格物致知工夫屢進屢深研幾精微之詣自有如此進境至丙午丁未而精粗合一內外渾融天地萬物之理極其精透至庚戌而聖學徹後十年則無事窮究而幾於化矣夫朱子之居敬窮理固是齊頭用功而其接孔孟之正脈實在認眞仁義之性自癸酉見延平後十年工夫用力於格物致知而其所以常存此心不爲他物所勝者郎由此得手其行事講說處只體究仁義之性其心思存主處亦只操持仁義之性皆此一件非有兩事也但其行事講說心思存主之專一於仁義者偏於察識

端倪著力而天命本然未發之旨未透耳至己丑而心統
性情之旨了然於心自是以往覺不知涵養專於致知固
前日受病之由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又今日切身之病
特與諸儒往復詳審使來歷精確不稍舛錯其尤著意者
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太極通書西銘註易本
義詩傳皆是此旨雖丙庚有悔究之居敬之功卽是居其
所窮底窮理之功卽是窮其所居底原非截然兩事所以
深切明示直向涵養做工夫全不似他家遮前掩後知非
不悔一概大言自護又不似他家只事把捉明知道理未
曾透徹一概屏去意見飾非長傲也是故義利公私之介

儒釋分判之原辨之不遺餘力如同父三代漢唐之分子淵悟道罵人之弊折之斥之毫不假借以至無極太極之論與象山屢書申明皆所以使天理精明涵養工夫方不墮那一邊去戊申出太極西銘註以示學者己酉序大學中庸以明聖學之宗至於六十一歲涵養純粹一切道理貫通融會有心在理在理在心在之妙自此後極純極熟許多道理都在這裏敬不待持而自篤理不待窮而自著性體在是工夫在是內外融徹無迹漸近神化如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陳安卿講說發明太極渾然燦然之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總從仁義性體本原處該括流通

一以貫萬萬歸於一此全體大用只完全明德盡性之實學而萬世學者之指南定於一而無有兩途者也嗚呼朱子聖學高出諸儒上者自窮理入朱子深潛涵養高出諸儒上者亦自窮理入惟其於心性道理精詳研究直透本然體段故其所涵養者是涵養仁義至善之性而非涵養不使善惡累心無善無惡之空體也其所窮至者是窮至仁義至善之全體大用而非窮至不使善惡累心無善無惡之空體空用也如是涵養初非晚年始然而亦何曾有毫髮之同於陸氏耶如是窮至亦自道訓釋之煩而何嘗因悔而諱前此格物之差耶正嘉以來宗朱子者亦間有

人止言朱子窮理而不言朱子居敬之基於早年遂於中晚即言窮理亦止言文義訓釋而不言其透徹性體分別名義會歸身心呈體達用之妙聖學不明而欲有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其亦難矣予不自量其見之淺力之弱歷數十年而稍有見焉故纂此編實望當世積學君子摘予所不逮而校正之使朱子聖學昌明則彼之議朱子者不辨而其誣罔自見庶幾其爲聖人之徒也夫寶應朱澤澐止泉氏書於顧天齋

分校姓氏

後學

李　弘　戢思　古燕

翁　照　霽堂　江陰

王世業　恆齋　廬陵

周天度　讓谷　仁和

高瀛海　滙川　錢塘

錢大昕　曉徵　嘉定

沈錫鼎　曙堂　仁和

邵謙吉　靑門　鄞縣

汪枚　鉢山　山陽

門人

邱照　侶逵　山陽
陳霖　時菴　贛榆
王箴傳　維師　寶應
喬元臣　咸一　寶應
潘鶴鳴　皐聞　寶應
喬其光　覲西　寶應
喬其繩　萬承　寶應
王箴邵　辰耀　寶應

外孫　王希伊　耕伯　寶應

弟

澤沅　蘭皋

之璣　海若

澤代　韓若

澤濂　懷溪

澤況　景顧

姪

輅　賓旭

輿　道久

巒 馭麒

輣 履安

姪孫

秉 彝 葆初

敦 儒 鴻林

孫

毓 賢 古愚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提要

一朱子聖學所以遠承孔孟近接周程者全在體驗仁義禮知渾然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粲然之情孔子所謂依仁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程伯子所謂識仁體程叔子所謂五性具焉天地所以爲天地而生人物俱是此旨夫天地只是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天地生人只是太極健順五常之德朱子實見得太極健順五常之德是天命我之性性體無爲渾全在我發處呈幾著力體驗積累擴充透到未發氣象皆統會於一心方有歸宿其全體也只此渾然

燦然者無一毫私欲之自累無一毫條理之不精充滿分量無少欠缺也其大用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無一物不措之得其所無一事不經之適其宜各有脈絡不稍紛擾也其卽體以該用而成天德也只此渾然燦然者貫徹於身心內外五事五倫而同胞吾與之無不徧覆完性體而無不足也其卽用以見體而行王道也只此渾然燦然者流通宮府八政六官而吉凶同患之無不施行亦完性體而非有餘也其始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爲之始其終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爲之終其實也只此渾然燦然者有倫有要其虛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無聲

無臭自始學至易簀滿腔子是太極健順五常之德與
天地合撰而已此其所以爲孔孟周程之大宗也夫
朱子聖學全從大學中庸得力合下見明新止善是大
人之學之全量稍虧欠不得入條目工夫必自格物入
身心性情天地人物鬼神皆物也自己心性統得一切
故從身心性情格起漸而通之修己治人皆是明德裏
事只要著實逐次用功充滿明德全量方爲完備其最
得力者在補主敬一條此朱子四十時有得於親切要
妙之旨非主敬則格物以下工夫無主宰無歸宿是接
聖學嫡傳惟其於格物認得來歷的確故於中庸天命

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從自己心性中歷歷真切則戒懼謹獨吃緊精明然後本來未發氣象可復而發處各有節度積累涵養愈造愈深愈斂愈實自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在這裏方能完全天性朱子一生是從本來明德貫極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家國天下達德達道九經皆一心統會非有二物也朱子體於身著於書而聖學之天德王道全體大用備矣

一朱子聖學全從論語孟子得力章章研究體驗身行心得無一處不到而一貫克復如見如承博文約禮居處執事數章尤是孔門爲仁切要處體入細密究極淵源

故於仁統四端備萬善之旨渾融包涵通透活絡終身內外皆是生意周流收拾放心透存養之要便是致中集義擴充透愛敬之用便是致和總是仁義路脈認得眞切所以論孟精髓發得[illegible]討此爲孔孟大宗他家莫能與焉

一朱子聖學究造化之原歷陰陽之變順性命之理得之於易爲識風土之宜別貞淫之情審治亂之故得之於詩爲觀二帝三王之心傳味皋益伊周之忠懇玩典謨誓誥之治要得之於書爲恭敬辭遜以會其身心尊卑內外以別其分限隨時制宜以定其典章得之於禮爲

君臣治亂以明其是非恤民重役以行其仁愛因革制作以詳其法度得之於春秋爲統五經道理會而歸之自己身心中自有易詩書禮春秋道理渾融無間矣

一朱子聖學宗兩程夫子如已發未發說是朱子四十時統會程子論心性情諸條透得未發性體原由其潛心先儒遺訓如此他家直是鹵莽滅裂之學矣

一朱子聖學宗五經四子外周程張子書極深研究而於太極西銘尤精詳爲實見得太極是無聲無臭之理生陰陽五行而人物得是以生這一點理氣來自太極必居敬主靜然後不斷損了太極實見乾坤是大父大母

之性體生宗子家相而聖賢因以全生這一身來自乾坤必存養不愧能純乎孝然後不辜負了乾坤所以一生兢兢業業窮理盡性於太極圖說遡西銘之來歷郎體會自已身心來歷於西銘識太極圖說之實際郎體會自已身心實際也由是推之書言降衷恆性天地萬物父母易言太極兩儀四象乾元坤元詩言天生烝民物則秉彝禮言人生而靜陰陽之會皆是太極圖說西銘之宗祖惟周子張子會而通之著此二篇惟朱子深信此二篇發經書要旨而潛心焉此其足目俱到迥出諸儒者與

一宗朱子聖學當先心體神會究極朱子所以居敬窮理契合周程上承孔孟其用功次第若何先後得力若何何以不同於陸王何以立萬世後學之宗歷歷分明令人開卷了然方得朱子推明吾學極致之旨

一朱子聖學在格物窮理知得性中萬理具備則涵養不涉於虛靜如明道識仁篇云義禮知信皆仁伊川好學論人生眞而靜五性具焉即孟子性善孔子繼善成性之旨朱子知性直從此入故體會得性中萬理皆實而渾然無迹所以與陸王從靜入者絕不同也

一議朱子者皆以朱子泛求事物之理爲格物而本體不

虛不知朱子存心工夫自三十前便知得心是仁義禮知之性所統會處夙夜持守不去於心但在用處著力至四十透未發之旨已悟本體矣此後屢悔亦以仁義禮知之性理見於文字事物者其途徑通於心思者其幾竅見於躬行者其實地藏於宥密者其歸宿途徑幾竅相感發造到實地又造到歸宿愈收斂愈充實愈充實愈虛明如答徐彥章云所謂純於善而無間斷者非遂謂晝夜思無一息之暫停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此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也如此分說眞至虛至明境地若陸王虛則有之至心體湛

然萬理皆備則未也以其從靜入而不透仁義禮知之性理故差入禪派耳

一朱子四十前常存此心以格物致知但在端倪上著力故認心是已發性是未發及四十時知心統性情未發之中性體具焉此後窮理愈精惟恐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故尊德性道問學是相通工夫答勉齋云此心常明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卽此意也此朱子喫緊處讀者不可忽略必自家體驗到心上透得是如此方爲自得若依象山之說竊恐心雖定而義理不透終是半明半暗豈可哉

一朱子居敬自少時即著力亦在端倪上用功至四十時便覺涵養本體只是敬以直內玩答林擇之書可見其親切矣後又云敬於讀書敬於應事敬於接物不可頃刻使心在爲何有之鄉又云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又云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朱子從居敬實實持守步步有行程去處讀敬齋箴可見故以此補小學工夫立八條目之主宰聖學之宗自此定矣

一朱子透無聲無臭本體見於語類文集者甚多而答呂寺丞者更爲詳明彼謂朱子本體不虛者由未嘗體驗到自己心中只有仁義禮知渾然無迹之性體而無思爲念慮的時節故以朱子所論者爲言語文字而終不識朱子也

一朱子講說雖多著述雖繁其血脈喫緊處只是整齊嚴肅直內方外此是朱子心體中眞氣象善學者須體驗此眞氣象前後有許多工夫到德全仁熟至虛至靜只此氣象此乃萬善之根柢樞紐渾然一太極也吁至矣哉微矣哉

一朱子窮理直接孔孟者有數層自見延平窮究理氣仁義之心及訪南軒窮究太極陰陽仁體敬靜未發之旨與呂伯恭論仁說之旨與胡廣仲論性無善惡及眞妄動靜之旨極其精密皆身心體認實下踐履工夫矣後與陳同父辨王霸與陸子美論太極西銘與陸象山論太極皆嚴辨黑白不容假借蓋由用數十年讀書窮理之功反身實驗胸中萬理明徹所以涵養得心體正大陶鎔得行誼純全無一毫偏蔽故於諸儒之專於養心而缺於窮理精於講說而疏於力行重於應事而輕於立本宗其師說而不能理會本原義理者直察其受蔽

之由究其貽害之大決不輕易放過而教學者以讀書窮理切己反身爲要最忌一場大脫空徒放言高論以滋學術之患也

一朱子涵養直接孔孟者有數層四十前只在發念正大敬畏小心處用功是一層察識端倪工夫也四十悟本體未發心統性情是自己本領隨事觀理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是又一層主敬御動也丙申又悔涵養工夫少如復齋記所云不肆爲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在又云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此又一層即動亦敬動靜皆敬也至丁未戊申動靜周

流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此又一層動靜合一敬貫
動靜渾然一理也至庚戌以後純是天理發見如太極在陰陽
中即陰陽即太極即動靜即天理只是天理歛舒不得
以動靜言敬渾是理不見動靜矣蓋朱子聖學得力在四十前工
夫用力於格物致知擴充克治直向道理上窮究體驗
及其透悟未發之旨深信天理體段是道理源頭只在
這裏透此主宰方能御動由此居敬窮理再加深入覺
語默動靜總是一理更加深入隨動隨靜其理皆感通
於寂然不動之中至於暮年天性充滿洋溢只見道理
無意於動靜界限惟其學以理始以理終此朱子萬理

渾然之涵養而非諸儒比也若他家之學始以靜始終以靜終其見理也不過隨其聰明任心而行雖有夾雜不自知覺而只以虛靜爲主烏能及朱子之萬一哉

一朱子涵養窮理合一工夫有數層自見延平如是窮究如是涵養培得心氣正大總在道理上行此初用功時不以涵養窮理爲二也但窮究處未免零星故涵養統會未有得力及丁亥後所窮究者由用遡體所涵養者亦由用遡體至己丑直會本原此時卽窮理卽涵養也至壬辰後窮究性善眞靜極其精嚴則涵養無有流失丙申猶悔涵養功淺正其極深細處此窮理涵養相資

更進也至丁未戊申道理充足涵泳優游亦不著力用窮究工夫涵養了然處便是知亦不著力用持守工夫光明肅然處便是敬涵養窮理渾然一片漸次知天命之候至庚戌而直透天命之性渾融無迹自此至易簀時純是天理在這裏不獨不用窮究而亦自然涵養無有用力處矣蓋朱子合下窮究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天理也果力卓識辨得這天理眞守得這天理定積累擴充滿腔子是這天理開眼便見觸著便應動也是這天理靜也是這天理一切收斂條理無非天理鎭定運行天地只這天理朱子只這天

理到此境地只完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彼虛靜者

何曾透仁義眞面目哉

一朱子四十前於發處用功如云惟玆酬酢處特達見本

根又云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是也四十時透徹末

發補小學主敬涵養工夫如云不待發而後察察而後

存又云敬貫動靜以靜爲本是也自朱子補小學工夫

自以主敬涵養爲先然告鄭滕輩每舉五峰立志以定

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爲喫緊處答陳超宗云須合下立

志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愧懼勇决

之志然後加討論玩索存養省察之功而期於有得是

從立志做起仍在發處用功此處最宜體驗雖在發處用功然志在此敬卽在此卽立志卽主敬涵養便是有本原了凡發處皆有本原之發與無主宰倏發倏消者大懸絕蓋立志眞切卽至理之源與動而生陽復見天地之心一般不可以喜怒哀樂已發爲言喜怒哀樂之發與四端之發不同四端之發與立志眞切之發又微有辨若就人身上推尋見得大本達道處亦同只是此理便是動靜闔闢終始萬物一貫之理此義甚精見庚辰延平答問是時朱子立志已久只缺涵養一段工夫故從居敬直透本原教人以主敬補小學與答陳超宗

即此旨也學者非用數十年工夫豈易及此哉

一朱子請問延平李先生至癸未而終其得力處在仁義之性識得的確反心窮理躬行實踐做去

一己丑朱子悟未發之中之旨是聖學大關鍵

一朱子悟未發之旨得力主敬最深見得聖人之學始終在此故以主敬補小學工夫壬辰朱子追序中和舊說原由及論性之眞靜至善知性最精所以涵養無弊朱子聖學大關鍵在此數年

一朱子悟未發之旨在己丑非是四十前有錯到四十方是也此與曾子唯一貫同蓋朱子四十前工夫窮義理

識端倪躬行實踐敬畏整嚴處處循理只於未發之旨
未透一有所疑復味遺書便氷解凍釋透徹中和蘊奥
亦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及聞
一貫之言而無疑耳切不可錯看如陳清瀾輩也
一未發之旨是朱子潛心深思積累通透上契程子發明
其所未竟者此時南軒先生亦只在發處用功未透此
義及聞朱子之訓而專一涵養所造益深矣
一朱子遇南軒先生後二三年尊道兼進所見所養遑勝
南軒如先敬存而後省察辨知言性無善惡之差實大
有益於南軒南軒幡然從之是以深入聖道而爲朱子

所亟許也蓋性不以善惡名發於龜山與常總然龜山
人欲非性之說極其直截胡氏遂有天理人欲同體異
用之論非朱子嚴辨之其貽害學者不淺信乎朱子格
物或問之訓爲闡明大學正宗也

一朱子戊子答汪書丙申答龔韓書暢言不應召之故出
處謹嚴不苟居位後庚子辛丑壬寅戊申庚戌甲寅外
任不過一二年在朝止四十九日已定於四十前矣

一庚子朱子論陸徒賢否及自悔講說太多是尊道工夫
進步緊要處極細密處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非猶夫他家之悔也粗看一毫便不足語此

一朱子闢浙學即孟子之闢霸功闢陸學即孟子之闢楊墨無非衞道苦心非好辨也故闢浙學則引以收斂身心闢陸學則引以窮究義理陽明專採其對針浙學者而於箴砭陸學之失則遺之以爲朱子晚年定論且顚倒早晚以誣天下後世是何心哉讀者於朱子晚年辨浙學陸學處細心體究自得之

一丙午朱子序易學啟蒙本幹枝一以貫之

一丁未朱子答劉袁呂諸書透徹本原久矣

一丁未朱子與二陸論太極西銘極精

一己酉朱子作大學中庸序尤聖學喫緊處

一庚戌朱子云而今方見得恁地朱子所謂恁地者只是性命道理所謂見得恁地者只是性命道理透徹表裏光明著見耳凡屬意氣激昂心境虛靜者去此遠甚

一甲寅朱子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的是立人之道仁義而已玩此二篇自知所謂見得恁地者仁義之性而已

一丁巳朱子云許多道理在這裏玩此言知朱子此時之心都是性命道理渾然燦然而已到此地位只是誠敬純熟即心即理滿足光輝宗朱子者昔於朱子心地工夫粗疏影響深可歎息

一己未朱子與陳安卿論身心內外全體大用之學後儒

罕有及此者嘗與庚戌教安卿窮究根源來處一段參看切己體之不異親承教誨也

一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以教後學學朱子者須熟讀熟玩守定規矩積累久之必有得處斷不可厭卑近而騖高遠如洪濤巨浸茫無津涯也

一朱子教人讀六經四書及先賢遺書之切要者須成誦在心神會身行步步體驗覺得心定理明目視耳聽口言應事接物皆聖賢說過道理自家只是行之不盡斷不可說不在語言文字

一朱子教人在讀書陸氏流於異端其弊教人不讀書朱

子歎其誤人致使終身愚盲無知而已此是諄切指示處學者切不可空談性命陷於陸氏脫空之弊也

一朱子禮書編於暮年雖喪祭二禮未備而三十七卷中出冠婚以至王朝其明倫立教經世宰物大綱細目無不畢具學者反復理會所謂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者必在此書不可不盡心焉

一朱子綱目直接春秋如正統無統君王主帝篡僭得失賢否用舍刑臣外家征寇誅殺薨殂卒死不同之類其所以提綱挈要明白謹嚴無不條分縷析而又著凡例十九門一百三十七條尤極炳如學者窮理工夫不究

乎此安能四通八達甘吉甫錄云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教人從此用功方見頭緒

一朱子論語或問闢上蔡知仁之說最詳語類一百一卷中有數段論上蔡以知覺言仁似先立一物之非蓋不知知仁之錯只去想象安排必趨於知覺一路況又有陽明良知陽儒陰佛之學稍不辨清差迷弗悟答吳晦叔温厚慈良一書答張南軒驚怪恍惚一書熟讀之方知游楊謝呂之不可不辨此是朱子立教之大關鍵也

一朱子孟子註教人察識擴充答石子重著箇察識字便有尋求捕捉之意此兩言各有所指教人察識者欲人

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也著不得察識者不可求見未發之中也合孟註與答呂子約心無形體書熟讀身體之方知此中消息不可偏執一邊以失朱子之遺意也

一朱子教人以存養爲主而省察不可疏察識與省察略有不同實是一幾察識主善說省察兼善惡

一朱子格物或問大抵以程子涵養立誠意五峰立志居敬延平常存此心爲主即朱子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之旨也以程子九條五峰知乃可精延平反復推尋以究其理爲用功法即

朱子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之旨也存心方有主宰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循序加功逐件窮格不蔓不浮不隘不疏漸次久之可以會通其辨諸儒錯處尤當細玩

一朱子中庸或問辨呂氏求中之非不可不體驗未發之中全在涵養從主敬致知力行齊頭並進久之自然呈露非積數年工夫不能到此一涉察識愈求愈遠矣

一朱子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言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

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玩此段與近思錄八卷横渠答范巽之書同意是以善學朱子者當講求朱子陳善敬君行政愛民之實事皆從仁義肫懇透露與循吏迥別方知聖學全體大用不可作兩事觀也

一朱子封事奏劄皆是惓惓忠君愛國之心自然呈露出來故正君心處句句切實而用人軍政諸大事各有條理實可見之施行

一朱子南康浙東救荒凡告天子申上官語同僚曉屬員勸上戶懲貪吏井井有條巡歷郡縣不憚勞苦皆愛民

之心切格物之功明故事事周到如此

一朱子漳州經界雖未得行其法制之詳經營之密皆可考而知爲政者師其意而行之一邑田畝高下多寡可有成局矣

一朱子戊申封事是漢唐宋明以來告君第一篇文字其言正君心也自君心敬畏以檢其身以及后嬪左右贄御之臣無不納於規矩法度之中直足繼二典三謨仲虺之誥旅獒召誥天官冢宰之後而周南召南宮闈根本之化俱了然在目矣其言教帝胄也慎選老成遠斥邪佞直足繼文王世子補樂正瞽宗之所不逮矣其言

用大臣也以剛正爲棟梁以柔媚爲蛇蝎直足繼舜典命官臯陶九德周公立政三宅三俊之旨而憂危懼亂尤兼家父凡伯之苦衷矣其言振紀綱變風俗也佞倖盤據深可憂贓吏得位深可懼諂宰相通近習深可恥譏道學擯賢哲深可危直足繼姻亞膴仕車馬徂向之刺而垂涕泣以道之矣其言愛民力修軍政也十分登足爲壞祖法殿最郡守必剝民膏掊克士卒以植私財結交倖臣而得債師直足繼杼柚其空如賈三倍之痛而披肝膽以陳之矣末段闢因循奮厲之非破老佛管商之謬歸本於古先聖王之說天經地義自然之理而

以斥私人結之又惓惓於天顏非昔歲月逾邁之感以
冀盛德之日新其愛君憂國之誠洋溢於語言文字之
表者不愧古帝臣王佐焉雖武侯宣公猶不能望其項
背況長沙中壘諸人哉學者熟復此篇則知朱子爲州
郡爲監司爲侍從其所以格君治民者皆本於天德王
道全體大用之聖學而措之豈僅史傳所載名臣循吏
比哉

一朱子壬午封事主於明理而定計任賢各極其是戊申
封事主於精一克復而六事各極其是此前後告君之
大主腦即朱子用工之大主腦也

一已酉封事臚列分明實實可見行事

一甲寅奏劄二與福州經史閣記參看則帝王與儒生正學工夫只是一箇塗徑

一朱子於經世道理法制無不講究胸中了了及任職事坦然行去與朋友議論卽明白言之盡其曲折如田賦一事朱子便欲將無名額外錢凡所增名色一切除盡只從民正賦民始得脫淨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又須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如名園麗圃宴遊雜冗以及中間白乾消沒之類盡行拔去冒破根由臥薪嘗膽日夜圖求而更新之始得如兵制一事朱子嘗以今

天下兵約四五十萬一歲計以一百萬貫養一萬人皆羸弱無用其患卻在主兵之員多費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害未有艾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寄豈不有備其在漳州練兵之法答趙子直書皆歷歷可考如建官一事朱子嘗以朝廷只置一相三參政則事易達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僚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鹽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鐫三五資憑地也須怕他如學校救荒屯田經界保甲社倉均役諸法皆逐件講明通透了徹故隨所設施出之裕如而無有

不當也或曰朱子欲行古制恐不宜於今否曰是不知
朱子聖學者朱子何嘗堅執古制哉如古史餘論井田
類說雖惓惓於封建井田之不復而仍以行之必俟其
時與其人非謂南宋之時必如此行之而後可也朱子
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
難下手又云封建亦難行使膏粱子弟不學而居士民
上其害豈有涯語類所載分明如此大抵朱子經世之
學亦只是因當日之法就其中隨時整理而不失古聖
王之遺意耳讀朱子書須考究得各項規模是如何朱
子運用是如何雖未能徹底精透然其大綱所在亦必

詳晰而貫通之因理勢而區處之得賢才而其理之要在不生事不擾民而卻能整頓變化於其間是能得朱子之遺意者矣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正訛

胡敬齋

胡敬齋奉羅一峰書云程子朱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細推之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玩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居業錄云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充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

亦不甚費力

穩謂此二說非是程子朱子皆以涵養爲主而窮理以栽培之者也皆踐履極其純正文理極其纖悉者也吳草廬方謂朱陸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分而敬齋所云如此是又謂程朱有分途矣且以文理纖悉與踐履純正對舉毋乃大失學道輕重之旨乎若外面博求廣取之說則更不然焉夫萬物萬事原來只是一理此理一之無內外也萬物萬事其分各具一理此分殊之有內外也朱子之學其根本在立定此心不爲他物所勝是內裏第一著工夫凡讀書窮理皆以培養此心使之擴充

盛大其用功次第卽實有諸己講求義理以栽培之意
與伊川同一規模者也敬齋之意得毋以朱子注釋太
多爲外面博求廣取乎伊川於周易春秋論孟未嘗不
講論而注釋之朱子之學實本之伊川而講論注釋又
加詳悉焉敬齋乃以伊川用功於內漸次廓大朱子用
功於外收入內裏不可解矣又得毋以伊川心性功夫
早年透徹朱子心性功夫中年透徹遂謂功夫有內外
之分乎不知朱子四十前雖未透未發之旨而心地之
光大高明已具聖賢體段初非從外面求取而後能也
夫格物之學程子嘗有纔明彼卽曉此之訓程子方以

宛轉歸己爲非是而敬齋乃云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是不知費多少宛轉方能收入而以是定朱子之學其亦輕於立言矣若云收入內裏以充於己卽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又程朱皆然而又豈朱子之所獨專者耶雖外面求取與泛求狥外之說不同而卽此一言其未曾深體朱子涵養立本之曲折亦可見矣敬齋亦不幸遽卒耳若壽至八十親見姚江泛求狥外之說豈復爲是言哉

羅整菴

羅整菴與王陽明書云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

與張南軒答問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復
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
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
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
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
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
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

湛謂三十二卷第四書與卷末一書朱子所見有不同
處考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皆是以心是已發性
是未發爲非第四書所見正是如此當在己丑春未悟

之前卷末一書在己丑春旣悟之後整菴並舉亦考之未精矣

余子積

余子積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缺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

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功夫謂之晚年哉

澐謂子積所言三變惟會南軒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一段爲是前後二段有未當焉朱子學禪在癸酉以前然其閱上蔡語錄已向克己用工夫癸酉見延平後惟讀書窮理從日用實事上著力存齋記作於戊寅是時雖未能見得心理的確而已不學禪子積乃以此記正在學禪之時其亦誤矣至於己丑悟後改定已發未發說是說中先言未發之中天性體段發時即從此省察後言敬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何嘗平言動靜即

答張南軒諸說例蒙印可書中庸首章註雖平言動靜而必先體立而後用行如太極註易本義皆言以靜爲主語類又言周子太極主靜卽是主敬此方是朱子終身定見而子積皆不言宜其啟梨洲之譊譊也然當晚年定論初出之時從風應響不辨黑白羣以爲然而整菴子積獨能闢其非是可謂朱子功臣矣子積不得以入門功夫謂之晚年一語尤能折彼銳氣其爲敬齋高弟何疑哉

高忠憲

高忠憲云朱子初年之見認性爲未發心爲已發凡謂之

心則無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卻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見處尋求也後來卻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腳矣後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知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慎恐懼之功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為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

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抵歷三轉而始定

澐謂忠憲三轉之說亦極當矣然有未盡者焉朱子當延平在時則向日用實事上用功於未發之旨未暇深思延平沒而反思未發之旨不能了然是時朱子已三十五非初年也及會南軒從察識端倪以透未發有與張欽夫人自有生二書萬起萬滅而寂然之體未嘗不寂然云云者是會南軒時初見也後有前書所稟一書中云取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遺語讀而驗之無一不合云者即中和舊說序中後得胡氏與曾吉父論

未發之旨適與吾意合者也此書中已明言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仍是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見與初見雖若不同而不甚相遠雖不似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腳而尙在端倪上得樞軸雖不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而亦是端倪上得疊定也至於己丑春與蔡季通講論因疑而悟心統性情之妙覺從前專在察識端倪上用力缺卻涵養一段工夫司氣之用不躁迫浮露之病而無雍容暇豫氣象是以有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而日用工夫直是敬貫動靜以涵養未發氣象爲本自此後三

十年工夫愈深愈純矣忠憲於二轉三轉大概平敘而己丑透悟之由未嘗提掇淸白故特正之焉

高忠憲云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齋與曾點一脈

溼謂顏曾孟氣象不同而居敬窮理工夫總是一脈朱子正是顏曾孟一脈朱子自見延平及南軒論心理氣仁義甚詳此正窮理要緊處若稍模糊便有害於涵養自見延平即用力存心及遇南軒反復未發之旨數年而有得此正存養要緊處若稍氣質用事雖知亦何益

故朱子於居敬窮理實齊頭用功也象山窮理不精涵
養不謹以氣質用事雖收斂直捷不爲無得而豈孟子
比乎告子上篇前數章辨仁義明白詳盡不使告子執
一遺百以氣混理之說得以淆亂吾儒仁義根心之旨
後數章養良心守本心求放心養大體立大者亦以前
旣辨明則存養方得無誤便須著實體驗朱子答呂伯
恭云界限分明卽實下克己莊敬工夫正告子上篇之
意此孟子千餘年後能接知性存心之傳者惟朱子也
忠憲不詳此旨漫以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豈有當哉
忠憲第以象山陽明自學教人皆直指本心爲得孟子

立言之意殊不思孟子辨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如此的確斥告子執一遺百以氣混理之說如此嚴明象山能之乎朱子能之乎象山全不如朱子精密僅以自心之明認爲全體而性情之根原來歷無一語詳明則其胸中之偏雜必有不免遽以孟子一脉許之立言亦稍易矣明乎此義則知朱子之窮理是顏曾孟之窮理朱子之居敬是顏曾孟之居敬而陸王不得與焉安容以餘分閏位躋於周程張朱諸賢之側也耶

右四先生皆宗朱子者也其契心傳精義理步步著實

不涉影響直超出前明一代儒者之上敘述朱子能具隻眼透徹精微但稍有未盡曲折處特爲指出雖不敢略其說而遂以爲無可議亦不敢執其說而竟以爲若相合也惟好學者有以味其淺深焉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凡例

一延平先生答問數條與朱子同序以明聖學所自來

一凡朋友門人因朱子教而有得其言可以證朱子聖學者概見於按論若有疑問而朱子答之精密切實者亦直序其說於前以明聖學所裁成

一朱子文集語類中有關聖學無年可考者或語意有似於中年某書晚年某書則附載於後若並不能斷其似中年晚年者間見於按論

一朱子文集其年之可考者序於某年其無可考證而按其文義大概在某年前者如文中敘及曾答某人書得

某人書而某人卒於某年則序於某人卒年之前大概在某年後者如文中追敘著述之知朋友之舊則序於著述之後與朋友卒年之後又有無可考證而據所答之人其人語錄在某年者則附序於後如此類者概不敢遽定爲何年然相去不遠亦不至大舛錯矣

一朱子語類其專錄某年所聞者自序於某年其錄某年以後有別年可考者則序於別年如廖子晦問實三段因訓實文卿在丙午則別序於丙午其無可考者仍附序於後

一文集語類有年可考者載於前無年可考而語意之相

近者附於後

一文集語類既分以年則不能以類分矣其或言讀書窮理或言居敬存心錯見不一閱者識其切要而留意焉

一朱子有統言工夫自某年後云云者間見於按論

一凡無年可考而附於後者概不敢輕定以俟博學者訂正焉

一有文在後而錄在前者以追遡從前工夫行事也有事在前而錄在後者以文作於後也

一敘朱子註釋纂集諸書一遵年譜

一敘朱子治道如南康浙東漳州潭州經筵分年了然惟

泛論治道如農兵錢穀刑罰之類從諸儒所錄年分載其要者仍當詳閱文集語類方知其細密曲折

一是編如通鑑之有紀事本末閱通鑑而不悉一事之本末此紀事之當閱也閱文集語類而不知朱子進德行政之次第或於是編有取焉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金去僞錄 乙未

答呂伯恭書 丙申

答呂伯恭書 丙申

敬齋箴 丙申

雜書記疑 丙申三月

答韓尙書書 丙申七月

與龔參政書 丙申

復齋記 丙申十月

論語孟子集註或問成 丁酉六月

周易本義成 丁酉十月

擬上封事 己酉

答周叔謹書 庚戌

童伯羽錄 庚戌

陳淳錄 庚戌

劉砥錄 庚戌

楊道夫錄 庚戌

到漳郡首頒禮教 庚戌

奏經界狀 庚戌

經界申諸司狀 庚戌

楊道夫錄 庚戌

答張元德書 丙辰

始修禮書 丙辰

黃士毅錄 丙辰

答胡季隨書

答曾致虛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卷十

答孫敬甫書 戊午

答林正卿書 戊午

答潘子善書 戊午

作書傳 戊午

胡泳錄 戊午

答廖子晦書 己未

呂燾錄 己未

陳淳錄 己未

林學履錄 己未

沈僩錄 己未